

藤十郎的戀

胡仲持譯

世界戲劇譯叢

藤十郎的戀

日本菊池寬作

胡仲持譯

上海

現代書局

1929

目 次

藤十郎的戀（一幕三場）	1—32
復讐以上（三幕六場）	33—91

藤十郎的戀

人 物

坂田藤十郎 都万太夫戲院的主角，稱爲“三津
總藝願”的名人。

霧浪千壽 主要的旦角。美貌年青的戲子。

中村四郎五郎 同院的名角。

嵐三十郎 同上。

澤村長十郎 同上。

袖崎源次 同院的年青的旦角。

霧浪AbUYU 同上。

坂田市彌 同上。

小野川宇源次 同院飾小生的。

藤田小平次 同上。

仙臺彌五七 同院的丑角。

服部二郎右衛門 同院飾惡人的。

金子吉左衛門 同院的編劇者。

万太夫的若太夫 萬太夫戲院的主人。

戲房總管。

戲房助理員二三人。

其他許多飾小生和變童的戲子。

宗清茶館的許多女侍者。

宗清茶館的女主人梶娘。近四十歲美麗的主婦。

其他不重要的人物二三人。

時 代——元祿十年頃。

場 所——京師四條河原中島。

第一場

〔四條中島都万太夫院附鄰宗清茶館的大廳。二月末的一晚。都万太夫院的演員們正在舉行排演‘彌生狂言’的饗宴。許多銀燭燃了大的蠟燭一排排地立着。舞台上首壁龕的前面，坂田藤十郎悠然地坐在簾簾子的蒲團上。他是用‘茶釜’結了髮的白臉的美男子。穿着一件鼠色綢緞的長袍，上披一件兩面繡着芥子人物的加賀紋黑絹的袴‘羽織’（註一），束的是宗傳唐茶色（註二）的疊帶。藤十郎的右邊坐着該院主要的旦角，霧浪千壽。他在白綢襖衣上面，穿一件紫色綢緞的袴袍，又披着天鵝絨的‘羽織’，頭戴‘野良’帽子，那風情宛如女子一般的麗麗。兩人的左右並排地坐着中村四郎五郎，嵐三十郎，澤村長十郎，袖崎源次，霧浪AFUYU坂田市彌，小野川宇彌次，藤田小平次，仙臺彌五七，服部二郎右衛門，金子吉

左衛門。宴席的兩端，陪坐着飾小生和嬰童角色的美少年們。
万太夫院的主人若太夫在疊上杯盤之間向衆人周旋。]

〔幕開，飾小生的一個美少年打鼓，五人依了“隆達節”
的調子合唱左列的小曲；〕

“倘若你和人家立誓了，輕輕地立誓而堅守到底罷。看
那楓葉哪——薄的葉散落呢，還是濃的葉散落？是濃的先散
落呵。”

〔歌終，演員們拍掌喝采。同時左首的“障子”（註三）移
開，宗清的女侍者領拿了貼紅紙條的信箱進來。〕

女侍者 到了一封信，給藤十郎先生的。

若太夫 （中途接受）好像是什麼火急的事
呀。（遞給藤十郎）

藤十郎 （接受）哦，看來真是什麼火急的事
呵。我來看一下看。對不起諸位。什麼！什麼！“漣
子君，自巢林寄。”哪哪！這是近松先生寄來的！
（口中默讀，臨末提高聲音。）‘因為這回新戲，我也在掛

念，所以由快差送這信給你。萬一你比不上少長君，那是不獨你自己失面子，連“算是歌舞劇”的濫觴的京歌舞劇也倒楣了。我敬以滿腔心願，指望你盡心竭力貫徹你的計畫。”（沈思片刻，又復讀信。）“京歌舞劇也倒楣了”——，呃 我決不會比不上人的！哈哈！近松先生這樣的操心，無非爲的是藤十郎。

千壽（談話宛如女子）是呀，近松先生對於這回的新戲，絞了三日三夜腦汁了。他的好意，委實是不該輕輕看過的。

彌五七（小丑似的誇張的姿態）這所以算得破天荒的私情的戲呵！在日本扮演蕩子的一等好手，藤十郎，現在是要改變樣子，扮演情夫了。倘說逛窯子是春宵的戀罷，這就是酷熱的盛夏的戀。是猛烈到燙焦身子的戀呵。

四郎五郎 說是夏天的戀，不如說是可怕

的冬夜的戀。這是拚性命的戀呵！

三五郎 拚性命的戀，的確不錯。倘若碰了大晦氣，這簡直是使人磔死在栗田口的可怕的拚性命的戀呀！

源次 昨天我路過宮川町，有兩個賣香料的商人在我的面前走，高聲談着天。他們起勁地說道，那熟透了向妓女用情的花把戲的藤十郎，這回扮起情夫來，想必有一番好本領獻給看客們看的。

長十郎 那些每年看藤十郎飾浪蕩公子浮薄的風姿說壞話的公卿們，看起這回新排的戲來，一定也要了不得的驚異哩。

二郎右衛門 我想這戲做起來，定能使入春以來大賣座的半左衛門院的中村七三郎的聲譽，口泡似的吹破了，好不快活呵！想起那些給半左衛門院吸引去的大羣的看客，能夠仍舊拉

到万太夫院來，好不快活呵！

四郎五郎 總而言之，藤十郎對於這新排的戲，是要煞費苦心的。從前逛簞子，男色，鬧笑話，種種歌舞劇情的結構，是要爲門左衛門先生這新的結構所推翻的了。況且，在京都很出名的裱畫匠的事情也逼真地穿插進去的，這齣戲怎麼會得不賣座的呢？

若太夫 （漸漸得意起來）四郎五郎說的正是，（藤行到藤十郎前面）再喝一杯，祝你成功。演起尋花問柳的事來，你是日本的一等好手，那麼對於私情的花把戲，你一定也有一副特別的本領，是可想而知的，可不是？哈，哈！

藤十郎 （從他聽演員們的談話時漸漸顯出不愉快的表情。受了若太夫端給他的杯，默然飲乾。）

千壽 （注意到藤十郎的不愉快，略加安慰似的。）若太夫說的正是。藤十郎先生對於這方面一定是

胸有成竹的。我們只消跟了他，傀儡似的動作一番，就好了。

若太夫（彷彿因千壽的話而得了力似的）比起我們這回的新戲來，像吸引了大羣看客的‘傾城淺間嶽’那樣的戲真是淺薄無聊的東西呵！寫私情的劇本，虧着門左衛門先生想得到。對於這一種異樣的戀，坂田先生想必也已經有了經驗罷！哈哈！

藤十郎（從頃間起，愈益現出不愉快和懊惱的表
情。似乎爲若太夫最後幾句話所傷，有些怒意。）不不！我
藤十郎雖然是天生好色的，但還沒有親暱過人
家的妻。

若太夫（剛纔想引起些席上的興致的話受了挫阻，
頗爲掃興，默然不語。）

千壽（再用調和的口氣）唔唔，坂田先生說的
正是。便是我千壽也從未親暱過誰家的女人。其
他演員們一齊笑）

彌五七 這誰都一樣。如果患了女人荒的毛病，那可就不同了。然而偷人家的老婆，想起來究竟是危險的。像宮川町的歌女呀，室町的“小孤孀”呀，祇園的“鴉娘”呀，四條五條的“簪娘”呀，和唱戲朋友合得來的姑娘們，星也似的多着，又何必偷呢！哈哈！

源次 哦，哦，但是一盜二妾三婢四妻，這話倒是有的。偷情的滋味是特別的滋味呵，所以人家的女人也不是輕易捨得掉的。

長十郎 呵呵！看起來，你好像是有過經驗的。

源次 經驗我是沒有的，不過如果人們一定都怕磔死，那是姦情這等事應該絕跡于世界了。但是看到這回戲中的茂右衛門，可知並沒有絕跡哩。色情這件事真是不可解釋的！哈哈！

若太夫 （想要遮掩自己的鬨氣）席上太沈悶了。

喂，小哥兒們，舞一回連舞罷。

年幼的演員三四人 好的。(立而起舞)

藤十郎 (默着，像是心中對於新戲略做功夫的樣子。
當衆人的注意集于連舞之際，悄悄地站起。開了正面的“障子”，靜靜地出至廊下。)

〔年幼的演員們繼續舞着。鼓聲則烈急驟起來。演員們也開心起來。〕

彌五七 (以可笑的樣子站起) 我也來加入連舞罷。

四郎五郎 美的小哥兒們，禿的彌五七君！
這是好不有趣的湊合呵！我來打鼓罷。

(和年青的演員們一起，彌五七以滑稽的姿勢跳舞。在雜沓的笑聲裏舞臺旋轉。)

第 二 場

〔宗清茶館的別室。左面可見鴨河的一部分河岸。右面有通往正屋去的長廊。絹燈的光照耀着美的傢具。〕

〔幕開時，藤十郎在右面的廊下交着兩手走。時時停了步沈思一會。或者靠了廊下的柱沈思一會。又走二三步，注視一下自己所作的姿勢。漸漸來到那個別室。開了“障子”確知裏邊沒有人，遂悄然進去。從懷中取出一紙。〕

藤十郎（對着那紙讀，試作種種姿勢。）“既經上了場，縱使我受了水火之苦呀——（彷彿心思無可著落似地，將紙頭拋掉，沈思起來。站在那里，試作執女子的手的樣子。又將紙頭拂開，定睛對了看。）“縱使我死呀，只要同你在一起我也很願意的呀”——（又復絕望似地將紙頭拋掉，抱了頭沈思着。隨後，變改了心意，站起來無言地動作一番。彷彿終于不能貫徹自己的計畫似地，兩手放

在身後在席上坐定，低聲讀着歎息似的話。最後彷彿暫時中止做功夫似地，走到壁龕，拿了一把靠手椅來，將右肘靠着，躺在那里。)

[暫時間，沒有什麼舉動。正屋的大廳裏打手鼓和打大鼓的聲音微微可聞。藤十郎默默地閃了眼。忽然間，聽到廊下的人音。藤十郎略張其眼，將紙頭放在臉上，裝作睡熟模樣。現于廊下的是宗清的女主人，梶娘。她以輕快的脚步走近來，毫不會意地移開障子。一見藤十郎便出驚了。]

梶娘 阿阿，是藤先生罷？驚擾了。對不起。
(起身欲去。忽又有所注意似地。)使女們真太不管事呵。
這樣的躺在冷森森的地方，你要受風寒的。我來給你蓋一條綿被。(到房間的一角，從木櫃裏取出棉被。)

藤十郎 (知道宗清的女主人在跟前，便坐起來，挺一挺身子。)阿，是女主人罷？對不起！

梶娘 這算什麼呢！躺下來，休息一會罷。

[藤十郎看着梶娘的臉。她那細白的臉上有美而修整的眉

起初受了蠱惑的藤十郎的眸子，漸漸陰險起來。梶娘對於藤十郎的不可思議的緊張毫不留意，從藤十郎的背後，將綾綢的被輕輕地蓋在他身上。]

梶娘 哪，休息一會罷。我出去，叫使女們帶些水來給你。(從容地走出去)

藤十郎 (眸子愈加亮晶晶起來。急切地看着梶娘出去，繼又從她後面呼叫。) 梶娘。梶娘。等一會兒。

梶娘 (略略出驚，但是天真瀟灑地。) 有何吩咐？
(跪坐)

藤十郎 (將被扔到後面) 不過有一些事，要問尊意如何，請你走攏來些好不好？

梶娘 (略感不安似的遲疑着，沒有走的很近。但她依然天真地說話。) 像煞有介事，什麼啦！呵呵呵！

藤十郎 (低微而却使勁的聲音) 有些瑣細的話要講給你聽。再請你走攏來些罷，

梶娘 藤先生擺起這副正經臉孔來，一定

有着什麼岔兒哩。(膝行而前)已經這樣的近了，究竟有什麼吩咐？

藤十郎 (十分認真模樣) 梶娘呵，今天夜裏，你聽一下藤十郎的懺悔好不好？我藤十郎有件事情，二十年來，一向對你隱瞞着。今天夜裏，你得聽一下纔是。這事情，想起來，已經是陳舊的事了。是你十六歲我二十歲那年的秋裏，恐怕你忘記了罷，我們倆趁‘祇園祭’的時節不是在河灘的棚屋裏一同舞過連舞的麼？(定睛看着梶娘的臉)。

梶娘 (憶舊而恍然了似地) 噢，那時候！

藤十郎 那是我第一回看見你。在以前，我本來常聽到人們講起宮川町的歌女梶娘，連最標緻的旦角也比不上她。可是初次一看到你，便覺得你的美是遠勝于從前所耳聞的了。連我藤十郎，自己以為品貌總算不錯的，同你跳舞的時候，也覺得有些慚愧起來了。(俯視地面)